



布老虎中篇书系

青春晚期

徐虹 著

暗金色
青春晚期
我和病人的秋日下午
起风了
十二夜
成喜
夏日姐妹

主编：孟繁华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主编：孟繁华



布老虎中篇小说系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沈阳·

青春晚期

徐虹 著

暗金色

青春晚期

我和病人的秋日下午

起风了

十二夜

成喜

夏日姐妹

© 徐 虹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春晚期 / 徐虹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2.10

(布老虎中篇小说系)

ISBN 978-7-5313-4301-1

I. ①青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63753号

青春晚期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陈 杰

装帧设计 冯少玲

幅面尺寸 165mm×230mm

字 数 260千字

印 张 16.75

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10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投稿网址 www.chinazuojia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东北印刷厂

ISBN 978-7-5313-4301-1

定价:28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23888115

目录

■ 暗金色	001
■ 青春晚期	041
■ 我和病人的秋日下午	079
■ 起风了	111
■ 十二夜	151
■ 成喜	187
■ 夏日姐妹	227

布老虎 中篇小说 书系

Bulaohu
ZhongpianXiaoshuo
Shuxi

暗金色

新世纪的这些年，世界似乎以鸟巢为北京的地标了。但是中国人还是认老祖宗留下来的天安门。如果以天安门为圆心，北京的建筑交通结构，正像一块巨石落水后的涟漪，慢慢地向四边拓展。现在，在距离成元的半个城市远的闪烁的车流中，小稳，正在一辆摇摇晃晃的双层大巴上穿行于城市的中点，远处是或明或暗的恍惚的街灯……那一幅铅笔速描一样的定格，纷乱，仓皇，不安定。

车上两个女孩子自顾自说着话。一个笑道：“他说聊聊，他可真会哄人开心。”另一个笑道：“午夜两点，你还指望他能聊什么！”“说的是呀，都依着他，他又得寸进尺……”大约是网上刚认识的男人，一个房地产商，有钱。每次约会她都穿着他送的内衣，丁字裤。两人到医院体检过的，彼此

暗 金 色

—

新世纪的这些年，世界似乎以鸟巢为北京的地标了。但是中国人还是认老祖宗留下来的天安门。如果以天安门为圆心，北京的建筑交通结构，正像一块巨石落水后的涟漪，慢慢地向四边拓展。现在，在距离成元的半个城市远的闪烁的车流中，小稳，正在一辆摇摇晃晃的双层大巴上穿行于城市的中点，远处是或明或暗的恍惚的街灯——那一幅铅笔速描一样的定格，纷乱，仓皇，不安定。

车上两个女孩子自顾自说着话。一个笑道：“他说聊聊，他可真会哄人开心。”另一个笑道：“午夜两点，你还指望他能聊什么！”“说的是呀，都依着他，他又得寸进尺……”大约是网上刚认识的男人，一个房地产商，有钱。每次约会她都穿着他送的内衣、丁字裤。两人到医院体检过的，彼此都放心。说到尽情处，她俩头靠着头，嘻嘻笑得喘不上气。环顾左右，不得不忍住，结果又咯咯笑起来。

小稳闻言头也不抬。以她的角度，正好观察到她俩的脚趾。一只朱红色指甲的纤瘦的脚，正以扩张的姿态，跷着二郎腿，鞋跟尖而细长，像一只利器。还有斜过来的一只，涂着银白色的蔻丹，带一圈水滴一样的脚链子，电视剧里常常看见的——电视上爱恨情仇的偶像剧，粉的粉，蓝的蓝，全是虚构的成人童话。这些离她的生活已经远了。她穿着驼色平底舒

服的凉鞋，脚趾是干裂的，露出一股中年妇人独有的凶相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应该正在那里——这是她后来才知道的。晚上6点40分，新闻节目马上开始，仲夏夜刚刚启幕，天边还有最后一丝亮光。事情的发生没有任何征兆。之前的几个小时，她接到过他的一个电话，没头没脑的，说小稳，我最喜欢那一张合影，就是在楼顶上、刮着大风的那张。哪天你有空，顺便把那张合影拿来。我如果不在家，就帮我喂喂那鱼。他的口吻有一点古怪，声音在很远以外。分开好几年了，他还是用着彼此熟悉的口吻，让她想起夏天没有及时更换的床单——那就是他们以前的居所，像所有的家一样没有秩序。他话没说完，她正准备离开办公室。她现在不是他的恋人，她只是一个孩子的母亲——孩子才是一个女人地久天长的终身伴侣。他说哦，知道你忙，那就算了吧。说罢，电话就“咕嘟”一声挂断了。

她倒是想起来了。他们刚刚认识那阵儿，90年代的一个春天，有一次疯玩，两人爬上一座大商场的楼顶。风很大，只有绿漆剥落的简陋围栏。他拉着她手，疯跑着一面一面看下去，看到的都是蒸蒸日上的大工地。这一座城市刚刚形成发展的态势，如一只猛兽疯狂之前的静默。风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吹，他们头发纷乱，风衣几乎把整个人掀起来。他吓唬她，假装从后面突然推她，她尖叫着返身推他，两人又叫又笑又战栗。恰恰来了几个刷油漆的工人，他俩就在他们艳羡的目光下仓促合了一张影——相机放在石头台面上，有一点斜度，增加了仓皇的效果。那些笑声现在回想起来很有些凄厉的意味。但是他们后来的作为，她想，也正像两人角力，一方把另一方逼向一个危险的境地。恋人们都是这样，当时是玩笑，但是玩笑开到最后，都带有了狰狞的意味。

她知道他一直喜欢高处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有机会俯瞰全景，登上楼顶倒是一个不错的方式。在这样一个超常的角度，可见天空灰暗，楼群壮阔。初秋的下午有一轮淡水太阳。风并不大，倾斜和平衡已经分辨不清，偶尔人会轻微晃动。一只鸟，悠闲地落在边缘，啄几下羽毛，然后受惊一样昂起头，忽然起身飞走。

它的翅膀底下，是下班时刻的街道和车流。成元远远的，看见一家餐厅的霓虹灯已经亮起来了，没有噪音，车辆在安静中缓缓流行——尘嚣距这里有295米。从飞机上望下去，效果也同样吧。他歪嘴笑了一笑。他这个人笑的时候，总是歪着嘴从左笑到右，一副坏样子。他高个子，是女孩子们喜欢的那种类型。有一点坏，也有一点好心肠。这时的俯瞰，显得有那么一点点冒险。不必有眼泪，只需要勇气，还有面对人群以及时间时的傲慢与厌倦。

他四十六岁，正是一个终结青春、被中年的阴霾慑服的年龄。青春晚期的男女正像空气中放置久了的苹果，慢慢黯淡、慢慢萎缩，然后迅速老去。他们只有在鬓角和下巴的轮廓上，模糊可见青年时代狂放的痕迹——鬓角和下巴之于男人，正像额头和脖颈之于女人一样，是树上的一道藏不住的年轮。当然他们的腹部也会暴露年龄的秘密。他们的腹部暴露了秘密，正像女人的臀部暴露了秘密一样。反正男与女，在时间面前，一样的同病相怜。

因为只穿一件棉衫，他感觉到有一点冷。他是顺着台阶一级一级走上来的。人有时候就不知怎么到了这么一个处境——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必定要经历痛苦，也应该大喜大悲，不该琐琐碎碎。他以前跟小稳说过，他读大学的时候到电影资料馆看电影，画面上是一名二战时的苏联红军，高个子，穿着灰呢子大衣，端着枪向深处的树丛猛冲过去。突然胸部中了弹，往后一仰……然后画面就顺着他的视角，仰视，看见灰色的天空，树枝，还有一群鸟——他在少年时代就一直羡慕英雄的生活，梦想着壮烈牺牲。他倒不觉得窒息，只是有一点点失望。其实他处境优裕，衣食无忧。但是那些世俗的幸福都是别人的。他心里全是空的，一望就满眼是黑暗。他挣足了钱，也有过许多女人，但他总觉得永远是一个人，像华丽宫殿一隅的一尊金属器皿，以往固然是璀璨的，但是却随着岁月，渐渐黯淡下去。

因为在高处，这时候他看见了保安。他们站在距他很远的楼底下。他听不清他们的声响，只模糊看见他们的比画。似乎有一些人仰头。他们干什么呢？大惊小怪的。他低头看他们，他们的嘴巴都是黑暗的O型，像口

腔科就诊的那些病人。因为是冬天，黄昏很快就到来了。自行车的嘀嘀声和汽车喇叭声大了起来。接着他就回头看见几个人跑上来了。

他扭转着脖子看他们，有几个是面熟的。他们这一处高档花园的年轻保安，大部分是河北来的，倒都是高个子，长方脸。说话有一点口音，总带着茫然的表情，平常谦卑地称他“先生先生”的。但他们只要一穿起海军蓝大衣戴上贝雷帽，就像是杰出的海军少校。“来，来！”现在，他们几个正像对待孩子一样朝他张开双手。“来，来！”他们面带着微笑说，“来，来。到我们这里来。”

他觉得太可笑了，他们居然像对孩子一样对他！他们算什么东西。他心里轻蔑地说了一声：“滚，你们。”但是他并没有出声，只是漫不经心地回转头。这时候天已经暗了，他仿佛正站在一个时光隧道的入口。然后，那个叫做成元的男人，似乎稳定地站着，但还没有来得及判断是风还是外力，就失去了重心。眩晕的一刻，他一点也没有恐慌。风大起来，天边是一重一重很低的云。然后是杂乱的声响，和水泥地面的硬度。他没想到这么快就触地了。像少年时代的一场梦——少年时代做梦时候经常这样，一吓就醒过来，他妈妈会在黑暗中跑过来，笑他，长个了，长个了，以后长个大个头……他长成了一个男人，但是黑暗中没有妈妈，只有满眼的黑暗。小稳想，那时候，他一定在梦里的黑暗中看见遥远的一点青光。它亮在他的年轻时代，像多年以前的那个有月亮的晚上。

二

那天正好是初春一个有月亮的晚上。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的夜，倒不显得怎么繁华，反而处处是清冷的白灯光。远处卸煤的“咣当咣当”的声响越来越吵，货车一辆辆呼啸在三环路上。一片暗灰工棚的边缘，是剪影一样的孤独的树，树底下是一对年轻人的恋爱——诡秘、热切、出格。路人看不大清他们，大约是一个人埋头斜坐在另一个人腿上，带一点鬼鬼祟

崇。想来不过是千百年来最平常的一桩恩恩怨怨。只是他们的坐姿，波澜起伏的，颇有可疑之处。散步的成年人一定知道裙摆下正在发生的秘密。民工们可不管这些。远处墙头上就有三五个脑袋，露出白牙齿，听房一样兴奋着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些城市里的男女真是胆大妄为，恬不知耻。这可是他们周末最奢侈的情色电影。

他们两个认识，也不过几个星期，是在结巴小六招呼的周末聚会上。新世纪的都市男女，在春天一来，准会不甘寂寞地搞一场风花雪月。小稳在公司穿短裙，五月的天气晚上也有一点冷，因此匆匆套了一件黑薄呢A字短大衣、系了条黑白圆点子丝巾。头发没有烫，只一个小小的简练的收边短发，眼睛黑白分明。现在年轻女孩子中，很少有人梳短头发了，都是披肩发，或者烫大花，至少是齐肩麦穗。这样的发式，反倒能显出个别来。

到了约好的饭店，本已进门了，她忽看见结巴小六西装革履地站在玻璃门外，后面跟着一个粗粗拉拉的高个子，走路肩膀有点晃，着一双布满锯齿的巨大的鞋，结巴小六四处张一张，对着饭店茶色玻璃整整领带，那人却一手插在裤兜里，一副满不在乎的劲头。小稳忙返身出来，嘻嘻笑道：

“咦，小六！你又找了个冤大头买单呀。你倒是好，出来玩不出钱、也不出力，就打电话，整合资源……”小六忙应道：“哎哟小稳，你可终于露面了——学车学上瘾了吧，让我觑着脸三五次地请你！赶明儿我当你陪练得了！”她话虽嘻嘻哈哈朝着结巴小六说，效果却是那人抬起头来，眼光粗略地看她。小稳这个人身材纤瘦，倒没有当下美人们扭捏娇羞的风姿，说话做事直截了当得很。

北京广告业这个圈子，也就这么大，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风头人物，彼此大家都知道。她们大时代广告公司因是后起之秀，多做一些房地产、家居及进出口总公司时尚生活类的广告，近两年收益飞涨、风头正健。他们也都认得她。按常理，那些男人会百爪挠心地晒笑起来，顺口说些恭维话：“瞧你说的，为你这么一个人，当冤大头也值啊！”或者“小六的朋友，自然就是我的朋友。哪，小六也不给介绍一下？”小稳当然已经习惯了客套的恭维、真实的假话。不想那人却眼睛瞧着别处，也不笑，也没有表

情，抽口烟对结巴小六道：“那你今天，就为你的惊艳美女，当一回冤大头呗。”一句话却把小稳和小六牵连一起，自己躲个干净，说得两人一时没有适宜的应对，僵在那里，他却嘎嘎大笑起来——他和她两个陌生人，话虽冲着小六说，但分明话锋在磕碰之间“当啷”一响，彼此都掂了一掂分量。他们鱼贯而入的时候，他为她挡了一下门，她也侧头欠身有谢的意思。其实这也只是瞬间的事。多少年后他回想起来，真是钦佩那时候自己的兴致。那时候他们都年轻，她二十八岁，他三十三岁。就这么一两句话，就可以使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，衍化出那么多庸俗的人生故事。这个世界，仿佛芸芸众生之间密布着一派杂乱的密电码，男女老幼，谁跟谁就忽然对了位，搭了界，胡乱地将命运掺杂扭结在一起，慢慢地过生活。并且没有来由地，她就偏偏对他好，他就偏偏对她不好。在这之前或者之后，他从没断过女人。但是很多年过去，他却总是记得那一天，她短头发、系着黑白点子丝巾的清丽样子。

他们的聚会，也不过是包了一个饭店里的一间茶厅，二十来个人纸醉金迷。来的人里，诗人也有，商人也有，自由撰稿人和画家也有，总之高谈阔论，指摘时弊，传播各种小道消息和政治笑话，或者腻腻歪歪地向那些姑娘——说是姑娘，谁知道是三十岁的单亲妈咪，还是四十岁的风流寡妇——调着情，说着“你身材真好，气质更好”，或者“你这个人，眼睛里好像很有故事”之类。这正是90年代末期的时尚。现在的都市，正像一只在瞬间膨胀起来的气球，它的心儿只有指甲盖那么一点点。或者它根本就没有心儿，有的只是被催情的草莓、机器养出来的冷冻鸡、注水的西瓜，还有那些裁减得体的空心人……小稳坐在房间一角，一手抵住下颌，另一手以茶杯挡住一只眼睛，冷冷地朝向地毯上的某一朵花，陷入人生的最迷局。她眼里的世界有一种荒诞和变形：人的中部宽大，四边向后退去，一个个尖头方脸，分明是怪异的表情。而她仿佛是这个时代的矛盾体：冷静，时髦，孤独。这些年，好像一直在时代激流的大旋涡里，张开双手挣扎，大声地呼救，是溺水以前的表情！在所有的热闹里，她也永远是一个人。

不想一走神的工夫，忽见结巴小六远远地指过来，亢奋笑道：“小稳，成元！你们……就，就你们俩！大家都介绍了自己，就，就你们两人没说话了！成元你……你也开开金口！”说着站起来扳着高个子成元的肩膀，作势推他朝向她的方向。两人一高一矮、一胖一瘦、一个前驱一个后倾扭结着趋向中心的一刻，众人抚掌大笑起来，起哄道：“快快，正好请美女跳个舞！表演一个贴——得真贴啊，不许留缝隙！”说着目光如一束追光打过来，聚焦在小稳身上。她只想起身走掉，却见那个叫做成元的男人一手插裤兜，一手抽着烟，没听见一样，不耐烦地抖抖肩膀，十分的不合作。如果说他有什么表情，却是一副挑逗众人、爱理不理的表情。倒是结巴小六乐此不疲。他虽是国家机关的一个科长，因掌握着大机关的广告业务订单，却也三头六臂，江湖至远。“来来，先，先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朋友成元，外科医生。他每天见的惊险，你……们谁也比，比不了！”立刻有一个南方口音的女人小老虎的，惊叫道：“哟，真的？！你真的是外科医生？上过手术台吗？做过手术吗？成天见血吗？”说着挺起圆满的胸，一派风骚之态。小稳看成元虎着一张粗糙的脸，开始还撑着不回答，站直的时候也有点晃。被问得急了，才缓缓讪笑道：“嗨，还是甭说了，别吓着你，反正是玩刀子的。”众人又笑。这样一打岔，小稳倒是混过去了。

啤酒很快就下去了十来瓶，大家逐渐玩疯了。这时候有人起哄说真要跳贴面舞，否则干什么来了！十来把椅子向边上一拉、灯光熄灭就有人吹了口哨。音乐也无非是老掉牙的《世界之巅》《风流寡妇》和《爱情故事》。小稳正想摆脱身边的三两个男人俟机走掉，却响起一支曲子，倒是她上大学的时候熟悉的歌。那阵子他们一帮男生女生在宿舍里经常敲着饭盆大声合唱“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只要你影子还出现我梦里，我的梦里不再没有你……喔，为什么道别离，又为什么在一起……”其实所谓的生活，无非是上帝所设计的一连串巧合，正像现在所发生的一样。一个高个子走过来，肩膀挡住了窗外微弱的光线，热力和烟气已经传递给她。一时间，墙上出现水纹一样的暗蓝的转光，他们两个就旋转在他们中间，摇动

波浪里的一条船，周围的人立刻虚下去。她的手指顺着他的背脊向上攀缘，质地有一点硬，有一点风尘仆仆，如同王杰磁带的封面，都是她所熟悉的，仿佛宿舍里睡在上铺的弟兄。流行音乐就有这点好处，能够回到亲切、遥远的过去，使另一个自己复活。

“怎么你学开车呢，赶时髦吧？”他问她。

“刚学的本。”

“正是做杀手的阶段。上过路吗？”

“哪儿敢哪？”

“难怪，结巴小六嚷着给你当陪练呢。”

看她不说话，又吊儿郎当道：“这些人简直是一帮傻子。你发现这一点没有？”

小稳“噉”了一声，笑道，“什么话，哦，就你不傻！这可都是些成功人士。”

“你也不傻呀。怎么忘了算上你自己？”他说着在她纤瘦的背脊上用力，凑她近了一些，低声道：“跟你说话，反应慢了还真不成。”

小稳偏了头，嘴上却戏谑道：“我可是没这么觉得。”不想他俯头在她耳朵边笑道：“那傻的一定是你。”

按道理她应该生气的——倒不是话语的冒犯，而是行为的轻佻。像她对所有的他们，变了脸色，不留情面地转身便走，留下一张涨红的脸、内心的爆炸和一个人的瞠目结舌。然而她也不知怎的，却不肯这样对他。也许是因为他个子高大，穿着松松垮垮的牛仔裤和说话的口吻，让她想起了她弟弟，放浪又单纯的。他对她怎么样，她都不这样对他。以后很多年，仍然是这样。

然而他浑然不觉，转了一个方向，又道：“不过这年头，怎么算成功呢？哦，就是有钱有房有车有美女？！这些就是全有了，我也觉得特没劲——何况还什么都没有！”口气既不屑一顾，又理直气壮。说得小稳心下冷笑一声。她在广告公司三四年，不算经多见广，却也三教九流，略识一斑，知道那些志大才疏、哗众取宠的江湖浪子，都自诩不世英雄，自视甚

高。因此瞥他一眼，诧异道：“你是想说明自己特聪明、特桀骜不驯、特与众不同吗？”

他跟她脸对脸、眼睛对着眼睛，笑道：“怎么全看出来了？真是火眼金睛。这么说吧，你要交一百个男朋友，有一个我这样的，你算是碰着了。”说罢，作势弯腰一个绅士鞠躬，浑身骨节嘎吧作响，正好曲子结束。

那阵子的聚会里，跳贴面舞的风流人物大有人在。过了新世纪，那些风流角色已经显出了老态，鬓角泛出斑白，儿女也长大成人，前半生在瞬间就过去了。古往今来，黑暗从来就是一个滋生苔藓和荷尔蒙的所在。在黑暗中，一定有花朵开放了，一定有种子生长了，一定有不合规矩的事情发生了。那些世纪末的男女，也如同离了轨的星星，相互一碰撞，就燃起一簇鬼火。

这边他俩也学着他们的样儿，把共同握住的那只手指向地下，她也试图随和着他。两个人拘着，像一只慢慢收拢的河蚌。但是没来由地，两个人忽然“扑哧”笑出声来，越笑越收不住。周围的双双对对目光迷离、渐入佳境，他们两个却众醉我醒的意思，清醒得很，惹得结巴小六张着两只白多黑少的眼睛，低声怒道：“嗨，什……什么秘密，你们两个？！”

这边小稳伸出一根食指，竖直在成元嘴上，算给他上了封条。她比他矮一个头，额头正对着他鼻子尖。他头一偏。小稳不理，用手指把他的下巴拨正了，正对着她，再上一次封条。在小稳看来，这人的长相简直可以算作凶，只是个子高大，一笑面部更加变形，大眼睛似乎有发怒前的征兆。而且跳舞一点没有节奏感，能够把四步破解得支离破碎，毫无规律，完全地破解了既定的规矩——有时候好奇心也会使女人晕眩，生出一股蛮暴之力。

他却若无其事，以一副经多见广的口吻笑道：“你这人模样也周正，人也不傻。依我看，比她们都顺眼——你刚不是说，学车还没上过路吗，现在的城市已经够兵荒马乱的了，为了减少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，我决定豁出去当你的陪练了！不过得先声明：咱可不是活雷锋！对女性有求必应，可凡事但求回报……”

三

因为风大，他们两个再见面时谁都没有看清谁的脸。成元在地铁站竖着领子，左等她不来，右等她不来，就低头点烟，一下就被风吹灭了，再点。好不容易着了，忽然被人一摘，一口吸了空，小稳笑嘻嘻地在眼皮底下冒出来。他看她穿件奶白色棉质风帽衫，一条好多口袋的茶色裤子，戴个大墨镜，只露出一张小小的嘴，就手握住她的后脖子，用力道：“这么细，不一扭就断了？”小稳一边躲一边吸着鼻子道：“行吗我说？！我可没上过路！先说好，万一把你的广本撞坏了，我只赔两万。”两人一边说着话，一边他引她到路边一辆车前，同时以他眼光的威势，镇压住她瞬间的瞠目结舌。“怎么是个面的？！”她眼光从车转向他，再转向车，叫道：“我以为是广本、桑塔纳2000，至少是一辆夏利呢！那用不着两万，赔两千就可以了。”成元笑道：“车撞坏了，就拿人顶呗。”

在下午日光耀眼的街道上，路边杨柳横飘，飞沙走石。有一辆白色小面——被车主称为“小白奔”——横冲直撞，该左转的时候打右灯，该右转的时候不打灯，并且一跳三蹿，磕磕绊绊，前扭后摆，这就是20世纪末某城市的一个男青年在教一个女青年驾驶技术。这时候中国的城市迅猛发展，楼盘走红，股市风涌。轿车产量不断攀升，道路修缮随时改进，街头的大款和美女们打着滚儿地激增。挣钱、攒钱、花钱，形成拉动城市消费的内驱机制。买私车的人毕竟少数，但经济观念深入人心，都市群众都懂得了“机会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着”的道理，纷纷学习汽车驾驶，形成学车风潮。可见社会发展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已不分年龄、层次、老少、职业。因此，每天清晨除了晨练的老人、下夜班的职工，就是学车人群起早贪黑，赶搭班车，带着暖壶茶杯，一副军训打扮，奔赴遥远的郊区驾校。如果有谁在较短时间内忽然晒黑、变瘦，白天犯困晚上兴奋、气急败坏又手脚发痒，一定是“嗨，学车呢”。路上见到那些摇摇晃晃，或灭火

或溜车，或请人帮忙倒库的情况，人们都心领神会，视为同道。

小稳就像一只毛发蓬起的猫，身体前倾，双目发直，手心冰凉，浑身冒汗，不断重复着左转弯右转弯上坡刹车换挡，居然半天下来，也得心应手，开成了风驰电掣。窗外的风景，由于速度被拉成了直线，旁侧的树木倾斜着向后退去。偶尔，成元在旁漫不经心道：“注意，前面有个大坑。掉进去倒没什么，就是颠一下。”或者，“好像上了逆行道。反正危险也谈不上，就是对面吓一跳呗。”说得小稳鼻尖冒汗，四肢紧绷，心惊肉跳，牙根发痒，恨不能就此罢手，或者把陪练一口活吞下去。成元看看情况正常，往后一仰，眼望天道：“好了，你过了及格线，我就可以不操心了。我这辆车可是久经沙场了——没别的，就是一皮实。”结果话音未落，小面忽然大吼一声，地上“咯噔”作响，他们两人前后一蹿一跳，“小白奔”登时偃旗息鼓，再无动静。

这里正是一个居民区，路边尽是复印打字、成都小吃的各色小店。成元跳下车，俯身四顾。一看，轮胎被马路牙子划了一道偏缝。正想着附近似乎有一家修车铺子。忽听车下叮叮当当一阵乱响，居然传来敲击之声！两人互望一眼，又惊又怕，赶紧把车往前推行了数尺，却见从车子底下的圆井里，战战兢兢钻出来一个脑袋来，正手执铁扳手，惊恐万状地看着他们。小稳惊得说不出话来，成元反应快，还来得及说：“对不住对不住。真他妈的邪门，怎么维修下水道，旁边也不立个标志！亏得我这车底盘高……”那人慢慢攀爬上来，愤怒地一指旁边的牌子。他们才看见车轮边上有一个歪斜的井盖，井盖旁有一个红色手写大牌——“修管道，请绕行”，一只倒地的巨大玻璃茶杯，正水渍肆意。此刻那人才缓过神来，七窍生烟地狂躁嚷道：“我，我，我，我只觉得头顶上一黑，你小子开车妈的长不长眼哪！！”

那一天满天尘沙，天色渐晚。他们两个叫闹着丢下车子、一跳一颠地跑远的时候，后面那人免不了大叫着跳骂扔石子。过往行人不明所以，目光恍惚地张着眼，看见一对衣着时髦、身姿敏捷的年轻人，一个高大，一个纤瘦，倒十分的般配，也并不知道他和她究竟从哪儿来，要到哪儿去，

他们的未来会怎么样……那一天春天的味道已经过去好多年了，但是后来四季的风从哪个方向吹，总也吹不来那一天的气息——年轻的时候真是什么都是好的，天气、身体、恋爱、傍晚，都带着一种上演故事的意味。他们也以为人生的后来也会更好，只有过来的人知道：日子终究会一天天黯淡和无趣。正像在人生华丽的楼台角落，摆放的一个金属器皿。原先固然是鲜亮的、紧实的、震撼的，然而经过岁月的磨损和覆盖，逐渐地蒙了尘埃，损毁下去，黯淡下去，流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。这显然是他们多年后才知道的。

当时他们跑进一家小面馆，又笑又喘地拣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了，大叫着上菜上面上酒，快点啊。隔了那么多年，他们两个都记得那天鞋子踏在地上的噼噼啪啪的声响，还有土腥气湿气和炖牛肉香气的混合味道。差不多天色黑了，小稳抹了抹玻璃上的水汽，从窗里朝外一看，外面居然飘起了细密的雨，风夹杂着雨星，吹进阵阵潮湿和傍晚的清冷。成元已经把面吃得稀里哗啦，也不抬头，只是专注于他的口粮。领子一边竖着，一边折着，是一种很粗糙的质地。小稳这时候才注意看他，一个大个子而长得不好看的男人，坐在对面狼吞虎咽，让她有一种骄傲感。她想起她弟弟小航，也是高个子，瘦得像一根竹竿，走路一摇一晃的，行为做事简单得很，说不了两句话就“真烦，真烦”的。小的时候，她妈妈从来都宠着弟弟，她也凡事退让——虽然她们是同母异父的姐弟，姓她妈妈的姓，但从不觉得隔膜。她妈妈再婚以后，小稳只当她弟弟是世上最亲的亲人，对她妈妈反而疏离。小航大学快毕业了，一直觉得这个世界里，谁都是宠爱他的，凡事任性得很，袜子从来东一只西一只的。也许男人都是未经规范的野生动物，都需要女人来驯养，这就是女人们一生的职业。因此人在年轻的时候，将自己的未来与一个不讨厌的男人放在一起联想，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。一念及此，她对他的辞色间不免流露出温软之色。

“你车子放在路边，不会丢了吧。”

“那么破，谁偷啊，”他在喝汤的间隙插空道，“谁偷谁砸手里。”

“你在家是老大吗，我猜你有个妹妹。”